

·科技界声音·

院士应婉拒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院士兼职必须要与本人研究专业相关,不应徒挂虚名。要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答辩、评议、鉴定、评审、咨询和评奖等活动,在对有关问题公开作出评价时需谨慎和客观,尽量减少礼仪性和庆典性社会活动。不以“权威”自居,不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对自己团队科研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应及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宜瑜
光明网 [2010-06-08]



图片来源:科学网

我在内地有很多顾问的头衔,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依法办学的大学,顾问是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特别顾问,我表示同意后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寄给我一个文件,文件里规定了顾问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清清楚楚。2005年,我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香港政府“大学资金委员会”的国际委员,这个委员会决定各个大学的经费分配,要求其成员不能与各大学有利益关系,所以我必须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而在内地,所有的顾问则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福家
科学网 [2010-06-02]

据说,在学术领域有所谓的质量反平方定律,即每发表1篇一流论文,就伴随有4篇二流论文和9篇三流论文问世。它们的泛滥不仅败坏学术空气,而且也把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之作淹没在平庸和劣质文字的汪洋大海之中,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李醒民
《科学时报》[2010-06-04]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坐冷板凳的决心,也需要指点江山的激情,同时还要一双想象的翅膀。

——复旦大学博士生 陈明华
《人民日报》[2010-06-02]

对于年轻科学家,我经常给出的建议是要就手中的数据讲述一个故事,并且是基金评审委员及期刊编委乐于听到的故事,因为这有利于将研究思路组织并呈现出来,增大经费申请和投稿的成功几率。

但这并非易事,对于包括科学家和作家在内的许多人来说,针对特定观众讲述一个故事都是一件很难学会的事。讲述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技巧,而讲述一个受欢迎的故事则需要化繁为简,讲究脉络简单。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生物学家 H. Steven Wiley
美国 The Scientist 杂志 [2010-06-04]

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就读时,十分喜欢理论物理,但觉得实验物理没有什么意思。他自学了许多现代物理的课程,这影响了其他课程的学习,成绩不够好,他的老师一度想把他“踢出去”,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学生已经知道了那么多的现代物理知识。像许多大学生一样,爱因斯坦在上大学时也经常逃课,比如数学课,这对他以后的物理学研究不利,因为数学有点不够用,因而只能与数学特别好的朋友一起研究。当然,爱因斯坦很后悔他在苏黎世理工大学期间没有好好学数学,他只得“恶补”数学,后来,终于正式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论文。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的理想是留在学校里教物理,但没有成功。8年后,他终于获准在伯尔尼大学教物理了,但很可惜,没有几个学生喜欢听他的课。在他讲述“热量分子理论”课程时,只有3个学生听他的课,另一天的记录是4个学生听了他的讲课,后来校方不得不取消了他的课程——爱因斯坦的教学生涯也曾失败过。

——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物理学教授
Rudolf Ott
《科技日报》[2010-06-04]

中国很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之后,一直去猜测迎合导师的想法,而不是去向导师提出问题。在美国,教师说话比较直接,他认为不对的会跟你讲,你有不同的意见他也会跟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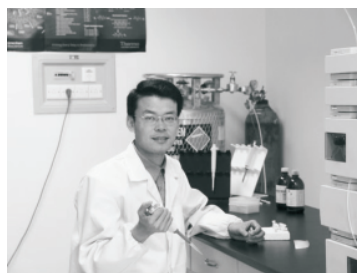
讨论。这样不但解决了心中的疑问,而且还培养了交流能力。现在的很多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做的,需要一个团队沟通合作。

亚裔的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对导师不满意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比较容易极端,不习惯反省自己,而是认为别人做错了,这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出国留学不见得光是聪明就够了,先要把人做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样成功的机会才会更大。

——美国加州大学生物和农业工程学
教授 潘忠礼
《环球》[2010-06-11]

目前中国的水资源被过量消耗,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都出现了地面沉降现象,全国地面沉降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有些地区的地面高度甚至低于海平面高度,只能靠堤坝来保障安全。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 薛禹群
人民网 [2010-06-10]



图片来源:科学网

“民族医药”首次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单独提出,在中国科技史和民族医药史上都是值得记录的一笔,它涉及相对比较成熟的藏、蒙、维等12个民族医药与其他10个需要抢救性继承的民族医药。从这个研究所工作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志向一直就没有改变,就是要统一藏药标准,用现代科学方法解释藏药的有效性,让藏药走向世界。

我的理想在于解决民族医药和西医并存且相互理解的问题,今后传统和现代医药的结合点,可能就在矿物药上。矿物药成分相对简单,易于用西方医学理论进行解释,便于用现代方法技术进行验证,容易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魏立新
《科学时报》[2010-06-04]
(责任编辑 杨书卷)